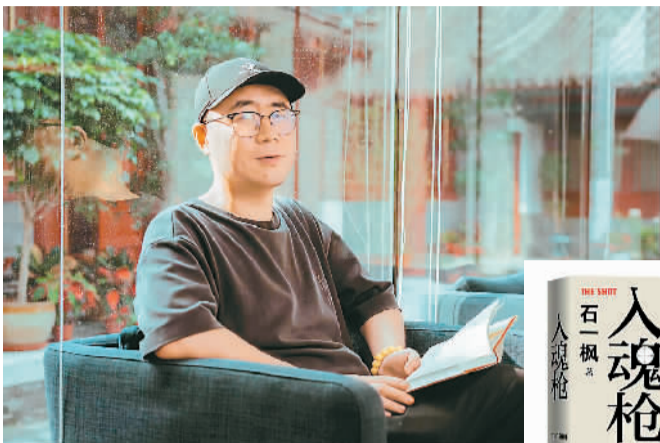


◎名家近况

石一枫：瞄准变化着的现实

本报记者 张鹏禹



石一枫近照

十年前，江苏作家余一鸣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了中篇小说《愤怒的小鸟》，讲述了中学生金圣木在虚拟世界如鱼得水，但在现实世界中却因顿无力的故事；今年上半年，作家石一枫写电子游戏的长篇小说《人魂枪》在《收获》发表，并于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。十年间，中国电竞产业飞速发展，电子游戏成为一些人日常娱乐的一部分，人们看待电竞的眼光也发生了变化。如今再看这个题材，石一枫有哪些新的思考与认识？近日，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。

试水电竞题材

石一枫生于1979年，他有时会感慨，自己差一点就成了80后。在作家的青年时代，大学校园里流行的是类似CS这样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，他现在没事也会拿出手机打一局手游。“我们父辈的青春可能是插队、当兵、考大学，而我们这代人的一个特殊记忆就是游戏。从上世纪80年代‘任天堂’生产的游戏机到后来的大型网游，游戏是不少城市男孩的‘必修课’。三四十年后回头看，电子游戏也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。”石一枫说，“我想用历史的眼光来记录这件事。”

随着EDG战队夺得英雄联盟S11全球总决赛冠军、电竞成为杭州亚运会体育项目等消息传来，电子竞技的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。对作家来说，现实认为，应该瞄准生活中变化着的现实发力，这是现实主义对作家的要求，也是自己这部作品入选中国作协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的原因。

《人魂枪》从电子游戏职业化、产业化发展的“前史”起笔，定格下一代人“键盘上的青春史”。“我”、鱼哥、小熊、张京伟和鸽子赵，五个年龄不同、性格各异的人物因一款大型射击对战游戏而串联在一起。他们与游戏结缘，并不断在游戏世界里寻求自我突破。“我”成长于单亲家庭，在



母亲约束下用功读书，考上大学后却感到迷茫，游戏成为逃离现实世界的通道；鱼哥颇具商业头脑，他预言电子竞技会有大发展的那一天，渴望成为职业玩家；小熊是神童少年，在大学里与年龄比自己大不少的同学难以交流，遂栖身游戏世界。而张京伟和鸽子赵这对忘年交都是自闭症患者，游戏是摆脱人群、获得内心宁静的“解药”。

在塑造人物时，石一枫更关注人物的“成长”。小说深入开掘人物的精神世界，探寻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矛盾面前，他们如何真正在心智上获得成熟。“我”经历了电子游戏从方兴未艾到蓬勃发展的年代，最终成为游戏行业从业者；鱼哥并未因虚拟世界的繁华而对现实束手无策，在一次地下网吧失火时勇敢地重回火场向大家报警；小熊成为游戏设计开发者，建立起庞大的游戏帝国；张京伟和鸽子赵则渐渐摆脱了自闭症困扰，适应了社会生活。

除了人物塑造，作家在爬梳历史上也下了很大功夫，将中国电竞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有机融入创作，为我们展示出从地下游戏玩家到商业资本介入后职业电竞选手出现，再到国家层面组建专业电竞代表队参加国际赛事的发展历程。

探寻虚拟与现实的边界

《人魂枪》的书名很有意思，配合着石一枫为这部作品写的一篇创作谈《一发入魂》可以看出，这说的是神枪手总能在关键时刻打出不可思议的致

命一击，这一枪也就是“人魂枪”。小说中的神枪手有三位，一位是卷首提到的真实历史人物，瓦西里·扎伊采夫，他是苏联战斗英雄；一位是网名叫“瓦西里”的张京伟，他虽然在现实中有自闭症的倾向，但在游戏世界却是名副其实的枪手；还有一位小“瓦西里”，是张京伟的徒弟、绰号鸽子赵的00后，在师傅退出游戏世界后用了这个名字。

这三个人物之间有什么关系？石一枫说：“和切·格瓦拉一样，瓦西里是一个时代的传奇符号，我们这代人很多都知道他并把他作为偶像。张京伟因为父亲偶然从俄罗斯来信鼓励他像‘斯大林格勒战役’里的民族英雄瓦西里一样，‘打出属于自己的一枪’，因此起了这个网名，苦练枪法。鸽子赵则是羡慕师傅的枪法，用了这个名字。他们代表着三个时代的三种人。”

虚拟世界的“瓦西里”能够像现实中的瓦西里一样吗？借由“瓦西里”这个符号，作者提供了一个探究虚拟与现实关系的绝佳视角。在瓦西里那个时代，没有网络，更没有游戏，现实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；张京伟和“我”一样，都因现实的困顿而走入虚拟世界，最后又回归现实；Z世代的鸽子赵则对虚拟与现实没有那么明显的界限感，他玩游戏主要是出于“爽感”。

“我发现，互联网和游戏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‘世界’，这个世界是展开的，它越来越丰富、越来越复杂。虚拟现实是人类的基本需要，就像写小说也是一种虚构一样。我希望通过作品，叩问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关系，以及二者如何相互影响。”石一枫说。

小说中，每个人物都不断游走于现实和虚拟之中，作家没有褒贬人物对待两个世界的态度，而是用丰富细致的笔调呈现他们的精神状况，这赋予小说较强的哲学思辨色彩。比如叙事中，张京伟最终通过游戏建构的虚拟世界实现了对现实社会的回归，他对鸽子赵说：“游戏也是一个世界……而游戏的世界又和真实的世界很像，有欢喜，有害怕，有欲望——唯一不同，在于我们这样的人，在真实世界里做不了什么，在游戏的世界里却能做到一切。”

由于体验了虚拟游戏世界里的七情六欲、喜怒哀乐，人物获得了感知与表达的心智，最终走出了自闭的阴影，融入了社会。经由游戏世界绕道回到真实世界的情节设计，反映出作家对现实与虚拟世界具有同构性的认识。

家，龙仁青拥有在两种不同文化间自由行走的“穿墙破壁”能力，他以“打开另一扇门”的见识，打开故乡之门，把门内的风景带给世人，这是其独特的书写乐趣与立场表达。

作家的创作观念还反映在文集的编排上。《孔雀翎上的雪峰》的分类方式颇为新颖，《高处风烟》辑五篇的描写主体皆为“男性”，从远古的山峰、河流，到神话中的勇士、大德，到历史中的古城、虎符，再到如今可可西里的巡山队员，充分展现了青海高原的男性风范；《雪莲花的姐妹们》辑主要写青海湖、西王母、草原上的花朵等姹紫嫣红的“女性”。篇目的排布也考虑到读者对空间变换与时间变迁的体验，仍以第一辑为例，从青海湖到四周的大山再到更远的东西南北地区，空间的变化以青海湖为圆心展开；从造山运动到封建王朝更迭再到今日今日，时间的流逝如同青海高原海拔跌宕的变化不可阻挡。颇富匠心的安排，使山与人比肩，传说与历史并置，空间与时间同在，读者脑海中便自然展开一幅超越眼前铅字的多维立体图。

《孔雀翎上的雪峰》中的作品在情感表达上同时呈现了真挚朴直与蕴藉节制的特质。当讲述青海民间流传千年、至今仍青海人民心中不断积淀的神话传说与历史典故时，作者的语言像奔腾的大河之吞吐古今，读起来荡气回肠；在描写索南达杰、扎巴多杰、普措才让等当代英雄时，又能感受到浓厚的敬意如灼热的岩浆般在高原冻土下涌动。在这奔涌的语言节奏中，作者很少直抒胸臆，感情始终审慎而节制，让读者自己体会蕴藏其中的深情，正如他在写历史、写文化、写

人的尊严在于价值判断

《人魂枪》快结束时，作者写到“我”与曾经的玩伴小熊再次相遇，他已是一个成功的游戏开发者，回到国内研发一款新游戏，玩家戴上VR（虚拟现实）眼镜就能身临其境回到当年瓦西里战斗的斯大林格勒战役。小熊的计划是利用全息投影技术，打造“虚拟与真实合二为一”的游戏空间。为了实现自己的神枪手梦想，他还研发了一个通过直流电刺激大脑的头盔，戴上它之后枪法就会像瓦西里一样准。

看到这里，读者不禁感到疑惑，这部现实题材小说为何出现了类似科幻小说的场景？对此，石一枫表示：“在我的中篇小说《地球之眼》完成后，我就发现我们过去觉得只能在科幻小说里出现的事情，很多都成真了，并且出现在现实题材小说里。我写的这个直流电技术，如果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话，或许只能是科幻小说里的内容，但现在却不一定。我看过一则资料，现实中确实已经存在类似的技术。有时候我们的想象力是跟不上科技进步的速度的。”

如果在未来，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日益模糊，甚至人都能借助技术变成“超人”，那么人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又何在呢？在石一枫看来，人的尊严恰恰在于对价值的判断与追求的权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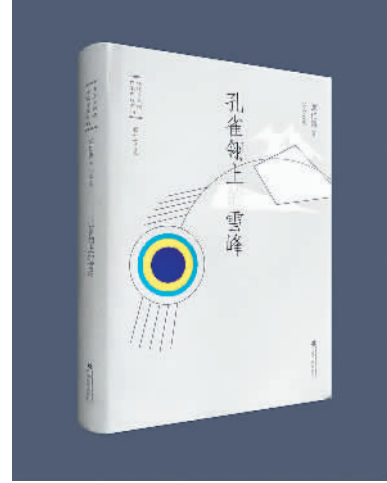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中，小熊设计了一场游戏比赛，并巧妙安排了决赛中与玩家“瓦西里”对战，想要借助直流电头盔的威力，打出“人魂枪”圆梦。但“我”却巧用计谋，让他的头盔在关键时刻没电失灵。“我们的技术进步到戴上VR眼镜就能身临其境不难，但坚守人类固有的价值却不易，比如对公平的持守。小说中的‘我’觉得小熊这样作弊是对公平的挑战，所以他作出了价值判断，宁可舍弃小熊许诺他的好处，也要坚持公平竞争。”石一枫说。

批评家叶怡雯在谈《人魂枪》后认为，这是一部追问主体性和生命存在意义的文本。小说中的人物，每个都有自己的追求，都在寻找着生命存在的意义，不论是在世俗生活中，还是在游戏世界里。在石一枫眼中，人人都有追求的权利，这是人性的独特之处，这种追求对他们自身而言是不可或缺的。

谈及未来的创作计划，石一枫说还是会继续关注北京、书写北京，目前正在创作一部以北京中关村地区为背景的小说，聚焦回迁户和高知阶层的生活。“信手拈来的东西才能有质感。事情不发生在北京，我驾驭不了。”他说。

自然时尽力做到客观翔实。然而高原的万物皆有情，何况感觉敏锐的作家。在《布衣歌者》一文的中节中，“孤独的歌者”一节，作者说他也孤独，“弟弟的角白灵”一节，作者说他也怀念，“普天下的雌鸟”一节，作者说他也流泪，将内在的情绪波动融化于富有象征意味的天地之中，使全篇几乎未着一个“爱”字，却传达出作者爱万物、爱他人、爱家乡、爱祖国的赤诚。

站在过去与未来交汇的路口，作者向世界展示青海的造化神奇，并用新足迹覆盖旧光阴，以赤子之心观察青海的新时代，观察普通劳动者如何适应现代生活、传承古老技艺、实现脱贫攻坚，让每个人的心跳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。此时，龙仁青眼中的“故乡”已融入“祖国”，他真诚面对自己的民族文化，打捞和提炼其中的独特元素，讲出了一段富有个人特色与民族特色的“青海故事”，为故乡和祖国献上了一曲意蕴无穷的时代颂歌。



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展开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报告中关于“推进文化自信自强，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”的重要论述，为新时代新征程的文学事业指明了方向。这也鞭策我思考，编辑这份职业，对自身、对文学、对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意味着什么。

我从业的这个时代，是一个编辑职业标准面临挑战和转型的时代。在文学生产的全产业链条里，编辑承担了从内容生产到作品传播的基础性工作，这些工作可以量化为三审三校之具体的具体流程，是文学这个与“星空”有关的行业里脚踏实地的部分。我想这是人们愿意赞美、不吝赞美编辑的原因，就像人们赞美家庭生活中的母亲一样，那些和“一日三餐”有关的责任总有人去承担。而编辑所做的，除了统计学上可以量化的琐碎，还有更高层面的知识性工作、智识性工作和思想性工作，换言之，它必须完成从地面到天空的腾飞。这其中是要付出大量创造性劳动的。它是文学创造力的复数部分。当一部佳作如期而至，我常感受到无比幸福，这是很多编辑坚守这份职业的原因。还不止于此，今天的编辑，还要求你同时具备文学策展、媒体传播、专业阅读、经纪人和秘书的素质，它对从业者能力要求之高，让我时时感受到“本领恐慌”。如何适应全媒体传播时代、信息时代的文学生产和传播格局，唯有不断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，才能承担起繁荣文学事业的使命。

我曾是一名当代文学史的准研究者，我心中的伟大杂志，是与时代深刻联系的，借用谢冕老师评价《十月》的话，是“一份刊物与一个时代”的联系。那些优秀的文学期刊是时代文学、思想、文化的引领者，它们参与构建了时代的文学样式，开风气之先，又将新风吹拂在时代思想文化的肌理里。一本文学杂志就是一个肺，是文学的呼吸器官，吐纳着读者与作者一次次的心声相和、心口相传。惟其如此，才能“不负时代、不负人民”。

讲好中国故事、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，离不开文学出版和编辑事业。鲁迅以降的中国新文学形成的传统，是无数作家、诗人、批评家、编辑、出版家一道奉献出的创造性劳动的产物。我们所期待、所呼唤的始终是与时代相匹配、经得起历史与人民检验的传世之作。每一位编辑应该有责任、有担当、有本领，完成时代交付给我们的任务，做时代文学忠实的守护者。

（作者系《十月》执行主编）

在大自然中自由成长

——读叶广岑《熊猫小四》

王诗霖

老作家叶广岑近年来涉笔儿童文学，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儿童小说。她的儿童文学创作，多写动物与孩子的故事，新近出版的《熊猫小四》（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）也不例外，讲的是少年汪汪与一只熊猫幼崽“小四”的故事。小说通过将人物的成长与动物的成长关联在一起，传递出对人与动物如何建立内在生命联系的思想。

大自然是汪汪成长最好的启蒙老师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汪汪营救了一只熊猫，并给它起名小四。小四在人们的关心下日益康复，成了孩子们最好的玩伴。直到“猫调队”队长知道了这件事，小四的命运发生了转变。送小四出发前夜，它破窗而逃，回到了自然的怀抱。汪汪通过小四看到了生命的顽强、生命的可爱以及生命的野性……这些宝贵的经历增进了汪汪对生命的了解与敬畏。最重要的是，汪汪学会了如何面对失去。汪汪意识到，生命有共通之处，大自然也有自己的规律，不能因一己之爱而自私地违拗小四的天性。毕竟，与野生动物的相处之道首先应该是尊重。作者传达的这个主题，无疑给阅读此书的小读者上了一堂生动的自然教育课。

《熊猫小四》还是给小读者的一堂生命教育课。小说的另一条故事线索在“猫调队”成员小周与汪汪之间展开。小周对汪汪关爱有加，是一位称职的启蒙老师。在一次艰苦的调查中，小



周不幸牺牲，汪汪十分难过，他在小周身上看到了对事业的执着与热爱，也看到了在野生动物保护事业背后的付出与牺牲。小周安葬在三亩村，他的墓碑上写着“看见你我们更热爱这片山林”。作家在这里不避讳死亡，她希望小读者借此明白生命的宝贵，进而反观自己，找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。墓志铭所写的“看见你我们更热爱这片山林”，给汪汪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，这颗种子终将长成参天大树。

好的主题需要好的文学表达去承载。《熊猫小四》的描写细致入微，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，这缘于作家的亲身经历。叶广岑曾在报社当过记者，还曾于2000年至2009年在秦岭深山挂职锻炼，接触过不少孩子和动物。在讲述孩子与动物的故事时，作家的语言风格不乏幽默俏皮，与人与自然和谐友爱的小说主题相得益彰。这部作品不久前入选了2022年10月“中国好书”榜单。

◎百家谈

做时代文学忠实的守护者

季亚娅

献给青海高原的赤子颂歌

——评龙仁青散文集《孔雀翎上的雪峰》

李 硕

散文集《孔雀翎上的雪峰》（广西民族出版社）汇集了龙仁青近年来关于青海高原的散文作品，具有强烈的地域与民族色彩，呈现出蓬勃明亮的艺术风格。青海特有的地域风情及其承载的文化内涵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灵感，加之对故乡和藏族文化的热爱，使这些连接起青海的古老与现代、内蕴民族立场和深厚情感的散文，成为作者献给故乡的一曲赤子颂歌。

在题材内容上，集子里的作品熔铸青海高原的神话历史、自然风光、人文艺术、时代新变于一炉，既有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，也有鲜活入微的生动细节，再现了青海湖、昆仑山、金银滩等群山、众水、草原的神话传说与巍峨阔大；讲述了格萨尔王、吐谷浑王、莲花生大师等英雄王者与古圣先贤的勇武、智慧与仁慈；写出了藏族、哈萨克族、撒拉族、土族等多民族迁徙、融合、发展的历史流变；描绘了河曲马、戴胜鸟、金露梅等草原动植物的风姿情态；介绍了“拉伊”、“花儿”、德昂酒智藏文书法、鞭麻墙、寺庙等民族艺术、文物、建筑的掌故与细节；展现了可可西里“野牦牛队”、热贡唐卡和堆绣手工制作者、《格萨尔王》说唱艺人等劳动者在新时代追求美好生活的不懈努力。《孔雀翎上的雪峰》不仅满足了读者对青海高原自然人文风光的好奇与幻想，也唤

起中华儿女对西部的共同记忆和情感共鸣。

创作背后，统摄如此厚重和多样主题的，是作者“万物有灵”的世界观和“多元共生”的文化观。一方面，作者笔下的青海，天地分雌雄、花鸟俱有灵，每一座山川、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姓名性别和传说过往。这种万物平等、生生不息的文化气脉贯穿作品始终，也拓展了作品的思辨空间，增添了哲理韵味。在《他乡故知是麻雀》中，作者反思现代社会“咏花不见花”的抽象，忧虑用概念去认识和表征事物，会丧失对具体的“这一个”的关注。而游牧文明背景下诞生出的及物的、具体的爱，诞生出的能够怀抱这种爱的安宁纯粹的赤子之心，赋予牧民能在四合的暮色下认出每一只觅家之羊独特面孔的“超能力”。

另一方面，散文集丰富的内容和宏阔的视野，也折射出作者“多元共生”的文化立场和创作理念。在青海风光独特、民族众多、文化多元的大环境下，作者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心态，打开了高远辽阔的视野。品味他笔下的这些作品，宛如与作者一道深入边疆、瞻仰古迹、寻访村落、观察蚁窝，又好像在与梭罗、约翰·巴勒斯、罗伯特·皮尔等作家、学者进行跨时空对话。身为用汉藏双语写作的作